茗柯文補編

茗柯文補編 卷上

茗柯文補編卷上

武進張惠言

夔石圖賦并說

性者五行之精也故常寓於物物苟寓性則情應之夔者情之動而近性者也故夔之於物也喜新之怒申之欲始之哀樂終之得之終身不得終身沓默不卽而與之兩行夔之之於物也飾之不以爲朵質之不以爲樸瑰之不以爲異夔之於物也纖之豪不見其少合之宙不見其大滲乎天不見其廓紛乎百育不見其侈旁礴而獨行也與身爲儀羿之見無非矢也扁之見無非輪

也伯倫之見無非酒也性也王君某裒后余嘗過其居無后也獨一圖畫其貌偶后而居王君之於后也殆見以性乎性者德也王君其德於后乎夫山之爲物也雲而上澤而下宣湮鬱發滋澍施天下而不德焉山石之積也玉之爲物也六氣遂九德備特達以爲寶玉發於后者也王君將種其積華其發而山乎而玉乎抑磐如介如而將爾爾而將確確乎王君其可以勉矣乃爲之說以遺之又從而賦之賦曰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遍於大宇莫知其成莫測其度圓不中規方不中矩縝密以理䚡乎何其君子也寧諡而

不徙莊莊乎何其士也洸洸乎不屈以確何其志也徧用於諸生而無爲焉優優乎何其道也峩峩以上人而卑之何其德也崇嶽得之是謂氣均列宿得之是謂燿辰赤松得之是葆列僊宏成得之是長儒宗王子再拜服爾不渝請誦德音載之畫圖曰此夫士之格而氣之核者與一輝一光而不以文章者與致堅而貞而形不一成者與致靜而一而居不爲跡者與磨之不加瑩而雕之不加飾者與人皆瓊瓊我獨落落人皆蹺蹺我獨礐礐人取其華我取其樸發之以爲珍乎因以爲佩也捐之以爲芳乎因以爲塊也夫是之謂石之介

擬庾子山七夕賦

昭陽殿裏不知秋秪言涼入卷衣樓舊拭蛾眉嫌月闊新添綺縠學雲浮定是天河西北注不隔雙星來去游於是窗開直漢簾挂通霄九龍遲下三鳥先要出蘭宮而名燕入金屋而稱嬌香雖薰而不坐妝到晚而新撩一笑初來雙攜共迴月窺影過風凝衣回凝裾齊拜移袂初開鍼是同心之金縷綫乃雙蘇之玉麩刺鴛鴦而纔罷繡夫容而未裁就暗雙拈臨風微背鼻細難眞絲長易帶因忍笑而釵搖乍低頭而鬟凝夜久添衣明鏡前還辦巧笑得人憐直道年年待烏鵲懸勝夜夜倚瓊

筵明河月落夜闌干長門長夜秋草寒獨倚銀屏曲脈脈鎮相看

文質論

質之不得不變而文也勢也文之不得不變而質也亦勢也勢之所成因而通之天下於是不勸勢之所極矯而張之天下於是不窮傳曰帝王一質一文法天地之道也文質再而易正朔三而改又曰先王立三教忠敬文是也夏教忠殷教敬周教文由是言之虞質而夏文殷質而周文夏周之文同而所以教異周繼亂而夏繼治也夫民情者不能常平聖王之制必自其所不平而入一代之興必更制度作禮樂移風易俗非有所明著其教則上下不可以相喻而化不興俗不成故主文主

質者非道之中也所由適於禮樂之路也天下之勢盛則流流則窮窮則忠反當其盛也天下知其適不知其敝也聖人從而通其變潛移默率而使之不流故可以長久夏之繼虞是也五帝之治皆此道也及其旣窮也天下卒卒焉苦之而不知所歸聖人挈其勢而振之故一旦盡反而從我殷周是也後有作者百世可知也故聖人近生則文質百年而一易遠則數百年千年必得聖人而後能易然其相代之勢則未嘗改也衣之於裘葛食之於和味舟車宮室器械之用世更世變要於其便而止此所以生人者非所以爲文質也文質者文非

奢儉之謂也文質者其要在父子君臣之序六親上下之施其事正於坐立拜跪裼襲差殺升降之際而出入於性情之間質之徹也民之喜怒好惡肆然而自遂雖置之琴瑟羽籥之側習之俛仰揖讓其自遂者自若也文之徹也天下務飾其具機巧詐僞相冒散然而無以相屬雖去其所以自飾者而猶不得所屬也故文者作其不容已之情而已質者反其不容僞之誠而已情不容已故手足耳目皆有所出而致誠不容僞故周旋進反皆有所麗而存是故文質之爲禮猶麴糵之爲酒也聖人合文質於禮而輕重之以爲教猶酒人之輕重其

麴蘖以爲齊也五帝三代以來聖人之所以爲文爲質者後世不察也學者徒見周之後無聖人以反之質因以爲質之趨文如江河之下而不可挽嗚呼惑矣夫自周以來天下之勢未嘗一日不欲反於質特無聖人爲之道爾今夫蔬茶之味常不足以勝粱肉也然至飫珍腴之饌飽羶香之膳未嘗不思蔬茶也周之衰天下相瀆以文而先王所以治天下者皆足以亂天下故其强者不勝其憤而決然破壞之齊之以一切之術申商是也其禍起於民之敝於文也當此之時聖人不作憂世之士目見其敝之至此而無以善之故莊周列禦寇之

徒遁為虛無清靜之道盡去其委曲繁重之法而歸於自然至於佛氏之教出遂并其父子君臣而皆去之而天下翕然樂其說夫老佛之說其荒遠詭怪豈遂足以愚天下而天下樂之者足以見民之病於文而思反也蓋迷空虛者見其似人者而喜矣民思反質而不得其道則見其矯於文者而樂之其勢然也歷觀漢唐以後得天下者莫不崇簡易尚惇樸而無以成其教則民俗不變治亦不長蓋民之欲反質之勢千有餘歲而未嘗改而迄不得聖人為之遂壞亂而不救使異端得以乘其隙可慨也後世之民日益苟簡起立拜跪周旋裼襲

之數僅有存者質既盡喪而復相與自去其文治天下者得不早爲之所哉

吏難一

古之吏難乎今之吏難乎古者民食君之食而衣君之衣服君之教而事君之事生齒以往至於老死皆有以給之人民車輦馬牛六畜皆得以數計故其民有貧富而無凍餒而其爲州黨之吏者其始皆與其民輩作輩學其德行道藝爲衆所與也而還以長其鄉里故衆服以聽其所治上者五百家降是乃百家以下至五家而止其人習故不察而悉其事備故不勞而詳當其時吏奉法守條教而天下治後世之吏則不然出五百里乃聽仕宦南人使之治北山人使之治澤其土俗固非素

悉也州縣大者數百里小者乃百里戶口以萬計簿書案牘出入之擾强者弗能勝也送迎之煩供億之禮舟車厨傳之費廉者弗能節也民富者貧者安居者轉徙而流亾者吏不肖不知其何以然也賢者知之矣然而不可如何何則耕無以爲之田賈無以爲之貲居無以爲之宅稟而粟之則無以食之迫而抑之則亂故不得不聽其貧而轉徙以至於流亾不幸而有盜賊水旱之患雖貰其租寬其賦日賑而月貸之民之死生固不可知也幸而水旱不告盜賊不發租稅以時入徭役以期辦上下相慶以爲太平而顛躓之民父償其子夫鬻其

妻爲臧獲奴婢以自存者吏不得而知也失業無告槁項以死塡委於溝洫者吏不得而知也饑寒之不忍起而爲竊盜矯虔無行以入於刑僇抗首死者吏不得而知也然則吏無虐無罪無失法而民之死者已不可勝數矣嗚呼今之吏而欲古之治其亦難矣夫民賴上之力以生其生以長其子孫自食其力之所出而以其餘奉上以相養故尊其君而親其長無事則長安有事則可用今也民自以其力養生營死以自幸脫饑寒死亡之患而未必可得而又損其所以自養者以給君長奉期約吏有求焉號謈而令之帖帖若奴隸錙銖而算之

充充若外府然而有以窮困告者庸吏作色賢吏蹙額卒莫起而爲之籌若是而求民戴其上不可得也愚以爲方今之患獨患吏與民闊而不相親民之視吏也恎然若神鬼之不可卽吏之視民也芸然若履祟山而視原隰之草木無所別之民之疾痛顚連而瀕於死者有執途人而哀之者矣未有號呼求拯於州縣者也其愚者不知州縣之職宜生我也其知者知號呼之無益也且不惟無益而已州縣出一令行一法傳呼者數十人奔走者數百人利未見而已受其害故賢士大夫多以爲戒而民亦願相與休息而無爲夫立法而不便者上

不悉下也法便而民不勸行者下不信上也今夫良將領百萬之衆雖籠下所養莫不知其所爲而士卒亦莫不與其將同腹心幷耳目者非能日偵伺而人撫循也審於其利達於其害法度明而誠信著也故苟有以相親則百萬之衆措之若指臂苟無以相親則內治一妾外馭一僕且不足審其旦莫所事而何以謀長乎里有正圖有保是古之閭胥鄰長也宜擇士人有行者爲之誠能略仿周官管子之意立之教法使各掌其治以時課而問焉暇則與之論利害省謠俗闓閭幽隱之故必可知也令有謀焉則修之鄉鄉以修之都都以修之圖

千里之遠可使猶一家也上有以知其下故舉而不過下有以信其上故令而不悖然則生民之政舉而措之可也

吏難二

夫吏誠有以信於下而有志於生其民則必無狃於目前旦夕之安而務治其原本今夫古之所謂休息而無爲者不爲矯絕之法不立詭俗之制不咈乎民心以求譽如此而已非謂泛泛爲任其自生自死自榮自悴於其下而我不與知乃曰上與民不相擾也若夫管仲之治齊子產之治鄭孟子之治滕矯然一變其故綱立紀具朞月之閒犂然也故三子之治可謂究其本矣非之而不懼沮之而不撓及其經制既定上下宴然子孫蒙業數十百年而可以無壞然則休息無爲未有大於此

者也今之賢吏曰寬徭役謹賦稅去其盜賊而理其獄訟則民安而治得是則然矣然而其所及者樂業之民也若其失業者雖有寬徭恤役之令而彼無與也饑寒之不恤則所謂盜賊者皆此人矣吏見其盜賊也而以爲不足惜嗚呼孰知其始之本末盜賊邪而況有不肯爲盜賊而死者邪夫此失業者果爲惰遊之民雖饑寒以至於死宜也然而民之饑寒者不皆惰遊農之子失其田商之子失其貲工之子失其學加以病痛死喪之故天災人事不可測之患往往雜此有司者奈何以盜賊棄之哉夫天下之地皆足以衣食天下之民而利之

所出不均故得其源者生而失其源者死且夫一人之利而二人資之則微十人之利而百人資之則匱令民之所以求利者一人得之則千人趨之然則利安得不絀而民安得不貧是故欲民之無饑寒莫若均利源欲利源之均莫若正民業管子曰聖王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四民者勿使雜處故教有恒而事有攷蓋古者度地居民而頒執事其要如此今計一縣之中田上下之率給幾何人山澤所出給幾何人四方貨賄市井之贏息所食者幾何人緜俗所資技藝工匠之巧須幾人也磽瘠之可化者幾何草木水石之未取者幾何四圻之內

都會者何所鄉里市肆之不當其所者幾何行貨四方而不棄其鄉里者幾何人通游者何所利矣總其數而乘除之必使所業與利相當而劑其有餘不足其農之能盡地力者工之能立物利者商之能裕本計者所在以告吏發幣聘之建以爲師使長其曹輩而教其不及稽其怠惰者不任者斥之農聚於疆工聚於肆賈聚於市田而不能播耰者不容於疆藝而不能飭材者不容於肆貿遷而不能阜通者不容於市其無田而無資者使相假貸而時其出入男年十六而不業業女年十三而不治絲枲者罰其父母則民勸其業而利修其有餞

寒者或寡矣或曰管子之法四民各處其所今民之雜處久矣亦將分之乎否乎曰夫分民者非奪其居而徙其鄉也百室之聚必有市有肆有民居之廛其爲賈者必就市而工者必就肆其常也吾因其宜而安集之使其不至哤雜而已何難焉曰民旣習其業矣利不足又使其他習如之何曰非徙巳習之業也禁其方欲習者而已夫習焉而不獲其利苟願有徙者而吾有以安之而又有以教之則彼亦樂得其所矣今夫一家之中有操作者有厮役者有紉園者其爲之者皆其人之所自欲也而分處其所爲者則主伯之事也今一邑之民爲

士者爲農若工賈者問吏以其數而茫然而不知也嗚呼僕隸無經事而主伯且得有其家者哉

吏難三

凡人之情莫不自私其身莫不自利其家夫苟自私其身而自利其家則宗族親戚與夫塗之人其非吾之身吾之家一也先王從而教之曰服屬相存昏姻相收主友相恤鄰里相賙疾痛顛連鰥寡孤獨者相養而民莫敢自私自利者果何以得此於民哉夫有所甚私而有時出以爲人彼其心必有所不忍也有所甚利而有時分以予人彼其義必有所難已也聖人者作其情而用其恥故能使相救猶一身而相愛猶一家則禮之效也今夫同父之子苟非大不肖未有不相親者也子之子

而爲孫則相親者寡矣以訖乎孫之孫則相親者十無一二焉何也其情漸遠也彼其少時習見其父之所親者上則祖也旁則伯叔父也從父之子而父之親之疏矣從祖之父而父之親之疏矣則日衰日別而至於塗人其勢然也至於朋友鄉里其始本塗人也以塗人目之而欲以聯其恩不可得也禮於其本親幼則同居長則同宗墳墓相族昭穆相次冠昏喪祭相凶吉於其儕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居則相保相受有罪奇衺則相及夫疏遠之甚雖兄弟夫婦有時而忿𨼆邇之甚則握手之人皆肺腑也此之謂作其情夫人口

甘酒醴而身樂黼黻體便宮室輿馬先王之禮曰庶人雖富不得衣絲帛乘車馬宮室高下皆有數制惟有德行者則賜之章服豈直以禁民之奢哉賞罰者上所以激勸天下之方也今使富民巨賈罔百姓之利而皆得以其財赫然自恣其耳目之華則民莫不沒身以自致其赫然者矣使其雖有可致之力而不得以自恣而有孝弟睦婣任卹之行者上以是赫然高異之則彼富厚之民求快其耳目之華者孰不自力於孝友睦婣任卹之行哉既以是勸之矣而又設爲不孝不弟不睦不婣不任不卹之刑歲時讀法而以糾之夫進則有榮而退

則有僇民宜何從焉此之謂用其耻令吏之所以教其民者何也一縣之中父子兄弟親戚之相告者歲有之矣白晝大都剽奪而賊殺者時有之矣作慝犯令撟僞而詐罔者月有之矣夫人至父子兄弟相賊不畏王章不顧吏法此其風俗至可傷悼也而吏不之怪其好文學者進其士而校課之程之以科舉之文而教之以速化之術則以爲化導風俗之具無出於此嗚呼上之所以教者如此民之嗜利而無耻豈足道哉愚以爲方今之勢教民之要有五一曰立宗法二曰聯什伍三曰聯師儒四曰講喪祭之法五曰謹章服之別夫此五者非

甚難行也知及之難仁率之難然而欲以移風易俗舍此無由也夫聚一邑之民而貧者資之鰥寡老病者養之雖聖人有所不能給五者之教行而偕死忘生之風革惇厖純固之俗成民有以相養而無以相棄上不費而惠遍則三代之治不是過也

答尸問附與孫淵如書

淵如足下辱下詢以古祭立尸雖非先王之精意然治經者不可以就求其所以然師說紛如孰可采據惠言少讀記傳竊嘗反覆於心臆擬其義作答問一首其後恭讀

御製文公尸說乃始憬然知小儒偶識無足當制作大義廢棄不存久矣今輒檢錄奉呈足下察爝火之息則益知太陽之所燭鉅也

或問曰尸象神信乎答之曰非也神不可象象非神也君子三日齋見其所爲齋者僾然見乎其位肅然聞乎

其容聲而登尸之象哉尸也者必從主主出於堂則尸在堂主入於室則尸在室以尸之未嘗離主也非尸之象神也然則立尸者何也曰為行禮也一獻之禮必有獻有酢有酬祭也者禮之至大也神不能與人為禮則禮不成故假之尸也事死如事生父子君臣男女行禮無不酬酢者立之主于上而獨拜其下漠漠然無知也以是為之死故假之尸也祭者於彼乎於此乎故博求諸陰陽與於主鬼道也饋於主於尸人道也合鬼與人敬之至也曰然則神可假乎曰王灌諸侯則宗伯攝燕其臣則宰夫為主人人偶之尊不敵卑也胡為不可假

也然則其取佋穆何也曰神屬也孫附於祖則同廟有相代之義也祭墓以家人勝國之社以士師官屬也其餘外神無常尸卜擇異姓無適屬也然則其服神服何也曰從尊者同服維王之大常者袞冕送逆郊尸者袞冕以是爲敬也不敢以褻服服之故用祧之藏衣也喪之未虞也四時之釋奠也殤之厭也不備禮無尸也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則其禮如何曰虞無尸則陰厭而已吉祭主人自酢獻賓舉酬餕改饌陽厭可也虞無尸則祭亦有無尸其禮如何曰奠可也殤禮還告禰三獻也薦脯醢觴酒陳席於阼三獻輒酌主人酢一

人舉爵行酬無過是矣問者曰尸者以父拜子可乎曰非子也古者父在不爲尸非子則可拜乎曰拜者所以爲禮也非尊卑之節也適子之喪父主之適孫之喪祖主之主喪者必祭是父固以拜其子而祖固以拜其孫子冠見母母拜之大夫見君君拜之無避也父在不爲尸者避尊位也非避父之拜也問者曰子言父子相酢於禮何也曰特牲饋食嗣子餕主酳餕拜受卒爵洗酌酢是也主人拜祝拜酳拜受酢故曰拜者以爲禮也非尊卑之節也曰郊祀天而用人禮何也曰祭者人道也

客招

左仲甫將歸江南愁滋怫鬱傷其才不偶世奔走悵惘故依楚騷之賦以敘其情詞曰鳴鵙兮喟亏蟪蛄號兮夕莽蘭與茝兮滿庭蓀何爲兮車下時曖曖兮不留歲既宴兮不可聊迷陽兮迷陽荆以棘兮紛道肆兮碅岸兮巃后齒砮砮兮㶟㶟水漻繆兮無徜風中流兮泊之客眐眐兮私自憐經營九逗兮側一身卉卉兮汀洲亏何攀兮杜蘅揆轡兮高逝路之錯兮多異南覿兮幽陵北何遻兮丹澁有鳥兮翾飛毛羽兮摧摧鳴聲兮嚌驕翕翮兮拊翼爲佳人兮長太息太息兮忡忡願猋舉

兮雲中浮雲兮平滅四海兮多烈風應龍兮夔夔鱗翼兮世所疑腰褭兮供首鷂之相兮驥之歲寞兮不自聊憑枳薄兮求匹儔幽林晻兮不見陽左鼯鼬兮右蟰蟏驚麋兮未息白鹿饑兮翔羊蒸類兮以悲黃鵠遠舉兮睨予鳳皇兮不來焉洋洋兮罔薄私迢悵兮莫知達夷兮邅邅蕩蕩兮無人飄風兮先予埃坲兮曠野湫以攸哀以愁握佩玖兮中路奚所詒兮九州客子兮歸來貧賤兮不可以遠游

鄭濮州遺像贊 懋銘鄭滿字守謙宏治壬子舉人爲濮州知州致仕孝廉方正勳十二世祖

鄭有世德吾見其孫我圖璠璵與如爾溫世德維何吾聞其祖堂堂濮州政化齊魯君子之澤五世而遷懿惟鄭宗栽縣載延秦川之後大於高州南谿訓齋承言作求弗人疊疊億艱其孝集於書常孝思是考理學為儒迺宗迺 欽 猗歟濮州宗朱祖程是傳其家承世克紹箕山梨州是蒐是討學曰貽之德曰維之允惟鄭宗胡不禕之濮州之殁垂三百年遺像在圖遺文在編創者不易守之實難孰為承斯勿慕勿怨人生有本非本胡思凡百君子敬而觀之

書劉海峯文集後

余學爲古文受法於執友王明甫明甫古文法受之其師劉海峯

本朝爲古文者十數然推方望溪劉海峯余求海峯文六年然後得而讀之海峯之文有學莊子史記爲之者弗至也學歐陽王介甫爲之時至焉學歸熙甫輒至焉名取遠迹取邇其效然耶後有作者終不得爲莊周司馬之爲耶明甫之言曰海峯治經功半於望溪其文必倍勝於望溪然則海峯爲之而不至焉者果繫於世之遠邇耶明甫又言海峯爲古文旣成乃著籍爲望溪弟

子嗚呼兩人故相爲先後哉

跋鄧石如八分書後

懷寗鄧布衣石如工爲小篆八分乾隆五十年余遇之於歙縣此卷其時所書也余之知爲篆書由識石如石如之書一以古作者爲法其辭闢俗陋廓如也嘗一至京師京師之名能書者爭擯斥之嘿嘿以去海內知重其書者數人而已楊生子挍學爲八分而未識石如特愛此卷故以與之凡事得其所從入然後可以決是非爲書且然而況其進焉者歟

書山東河工事

嘉慶二年河決曹州山東巡撫伊江阿臨塞之伊江阿好佛其客王先生者故僧也曰明心恥徒京師之廣慧寺詿誤士大夫有司杖而逐之蓄髮養妻子伊江阿師事之謹王先生入則以佛家言聳慫巡撫出則招納權賄傾動州縣官吏之奔走巡撫者爭事王先生河工調發薪芻夫役之官非王先生言不用也不稱意張目曰奴敢爾吾撤汝矣其橫如此內閣侍讀學士蔣予蒲王先生廣慧寺之徒也以母憂去官遊於山東伊江阿延之幕中相得甚　奏請留視河工有

旨許之巡撫擇良日築壇於公館之左僧道士遶壇誦經者數十人巡撫日再至蔣學士王先生從及壇蔣學士北面拜巡撫亦北面拜王先生冠毘盧冠加沙偏袒升壇坐學士巡撫立壇下誦經畢乃去如是者數月河屢塞輒復決其明年正月王先生曰隄所以不固是其下有孽龍吾以法鎮之某日當合龍速具埽巡撫曰諾先期一日埽具役夫數百人維埽以須巡撫至王先生佛衣冠手鐵長數寸臨決處唄音誦經咒良久投鐵於河又誦又投三投舉手賀曰龍鎮矣巡撫合掌曰如先生言明日水大甚巡撫命下埽衆皆諫不許埽下數百

人皆死居數日王先生又至投鐵者又三掃又下死者又數百人隉卒不合

張惠言曰余居江南輒聞山東河工事未審及來京師雜詢之多目擊者嗚呼佛氏之中人至此極哉書其事使來者有所儆焉

王先生旣蓄髮名樹勳以貲入待選通判本揚州人或曰常州之宜興人當其爲僧時故有妻子也僧號嘿然嘿然嘿然者亦其未爲僧時號伊江阿謫戍伊犁王先生送之戍所聞其將歸謁選云

與金先生論保甲事例書

日昨承諭令擬定十家牌式務令簡而易行不簡不易民莫之與此誠立政立事之大綱也然謂無須監督冊報但使十家保受而已區區之心竊有未諭反覆思之夜以繼日誠見其未然惠言聞古聖王之治天下至纖至悉其舉一事至周至密故其民從之如日用飮食之不可廢何者受其利而遠其害也由此言之其下之奉之也簡其在上有繁焉者矣其事之行之也易其發慮有難焉者矣故君子立一事與一教必有數十百年之計貴其後世可守也王文成十家牌法所以不監督冊

報者以其時强寇在邇各有戒心其勢固不須上之監督册報也今以無事之時爲迂遠之備愚夫見邇豈肯盡心且今州縣歲歲所行門牌戸册卽是文成遺法其牌册固以十家爲聯但少挨查一牌耳然今日之門牌何嘗有稽查之用今增此一牌不過以保長之責分之鄰里其稽查與否不識與門牌何以異此知其無益者一也窩藏姦匪鄰里不首律有明科然娼賊窩家處處而有鄰里爲株累者亦不少然未嘗問者發之而不勝則立受其禍發之而幸勝則徐受其害故隱忍而不問也今徒以一牌之文編逮曉喻欲其檢察無隱固已甚

難即使檢察得實告之官則干涉公廷爲累不小告之保長則保長未必不狥庇告之本鄉紳士則彼不任其責誰肯力爲主持然則莫能以他日不可必之連坐而博目前不可解之深怨也决矣此知其無益者二也知其鄉里無事此牌實爲具文有之可也無之亦可也不幸一旦有事倉卒之間依牌集衆十家之中肯同力乎其視紳士十家之一而已無督率之責能聽其指揮號召乎然則有此牌與無此牌相去幾何此知其無益者三也非特無益而已又有不可者七將定十家門牌必造煙戶淸冊現在各鄉保長已議照田起派矣至於十

家門牌又必逐月領給上司旣有來文州縣必須月報州縣旣行編審書吏必責繳牌是月有所費歲有所糜無冊報之實而有冊報之費其不可一也編審一定牌頭之名注在縣冊嗣後十家倘有官事保長必株連牌頭貧民旣苦追呼富戶且將破產是牌頭無故而爲官身誰不畏懼避鄉正甲長之累而不願牌頭之禍其不可二也牌文每月繳縣無副冊相鉤檢脫有事故發冊蹤案吏胥舞文可以銷毀抽改其不可三也事旣造端而經制不定他日有喜事之官更爲條例勒壓奉行卽有不便無從公議其不可四也或遇貪暴之吏因事造

端月責結冊日責循環民間旣未有章程胥役縱橫聽其需索事無統紀誰則支之甚無監督冊報之費更甚於監督冊報其不可五也方今官吏憒憒惟利私是鶩民生之計視若越人之肥瘠先生爲鄉里奮身創此良舉幸而撫軍廉正主持於上又幸而郡縣之長皆臂指相使搢紳之族皆同心頫首相與協力於下失今之時不圖久便之計異日者長吏非其人州縣更相猾當此之時而事勢奔駭先生雖欲出死力爲鄉里捍衛豈可得哉其不可六也故曰發之易收之難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先生旣已發之矣不自我定其事他日不善事者

敗之歛怨之口將以先生爲實其不可者七也負此七不可以行三無益此豈先生與撫軍綢繆民政之意哉愚以爲當今之務其要有二一在綱本平戶之費一在杜滋擾之源苟此二者得矣雖監督冊報不爲繁且難也苟不得雖不監督冊報不可一日以行勸課富室使出財於公主者掌之領牌冊報之費則以此給官事供億之費則以此給有所稟報舟車飲食之費則以此給在牌之家惟責其檢察無隱而不使出一錢向之門牌錢皆可除免其有廉得奸宄者又取於公以賞之則民知有牌之利而忘其勞矣甲長鄉正之名近於爲官役

不若鄉設一局以紳衿一人總理士夫數人輔之謂之董事牌頭無常人輪日充當謂之值牌如此則牌頭之名不達於官董事民間所自舉不為官役又皆紳士可以接見官府官吏雖欲擾之不可得矣直牌有總理董事為之庇可以不畏彊禦知追呼所不及可以不懼株連則牌戶安矣直牌日日所記上之董事董事核對而錄其副上之總理貯存於局而原牌報官十日一登其事無幾而又有保長為之役則董事亦可以不患勞矣民間既有副冊總理守之以稽察一鄉有事則與公牌相檢胥吏雖欲為奸不可得矣然此數事不出於上官

不足以率衆而爲久遠之例願先生條其利害酌其便宜更咨撫軍請札飭到縣遵照奉行則可以必行而無弊先生之功於鄉里豈一時哉風聞撫文到縣本不擬奉行近因首領官有斂公帑者請於太守乞行此牌藉行塡補此時各鄉觀望惟先生是視牌式朝出則婪梟暮入願先生力持其事勿以爲貪吏之資百姓幸甚

擬撫軍札飭事例

一儲公費　保甲之法原爲保安富戶起見一切冊報往來之費既不能取給公帑若按戶科派卽貧民不能不受其累地方官宜勸各鄉殷實富戶捐資輸公

即於本鄉設局存貯公議一人司其出入會計以備領牌報冊及修理柵欄公事車馬之費其有給賞亦出於此收貯開銷皆聽本鄉經管地方官一切不問一專責成　舊例有鄉正甲長牌頭次第檢統然牌頭即十家之一責以領率勢有不能甲長案牌立人所用既多轉或賢愚不等今惟大鄉鎮立公局局立總理一人以本鄉紳衿素爲人所敬服者爲之酌其地之遠近立董事數人以本鄉有才德能辦事者爲之皆聽本鄉公同議舉地方官不得差派又不得以保長充當小村坊但立董事一人附於大鄉鎮公局十

家共爲一牌不論牌尾每一家輪值稽查五日更換謂之值牌每日將入值牌持本日縣印牌文親赴各家稽察有無事故或有外出遠歸或有親戚宿歇一一塡注牌中各名下十日彙送各董事各董事各領每月副冊一本每十日值牌送致牌文逐一察核塡注副冊每月初三日彙齊一月正牌副冊送至公局總理親自檢查初五日令保長送縣正牌存案副冊鈐印發貯本局以備攷對毋許遺失　凡十家中有不孝不弟酗酒打降窩娼窩賭淫邪偷盜者同牌之家告知董事總理總理董事先行勸戒果不可化

誨卽令保長報縣究治如同牌知情不舉事發之日十家同罪如有來歷不明之人來往住宿値牌之人必須盤詰苟係可疑卽告知董事總理董事詳加察驗果係奸匪告總理令保長報縣究辦如値牌漫不經心以致容藏匪類事發之日與窩賊之家同罪其有查出奸匪呈報得賞者總理量事給賞誣告捏報者以其罪反坐董事隨時稽察各値牌知其勤惰或有怠慢不遵約束者告知總理許卽送縣究處總理稽察各董事務期實心辦公倘有怠玩及滋事者卽公議更換幷議罰條以示誠警爲總理者亦不得曲

徇己私各矢至公以爲鄉里表率總理不稱職許本
鄉赴縣呈請另舉

一杜擾累　保甲之意所以使民相保相受乃是百姓
自顧自家自保鄉里並非官爲督責自來行之不善
官民相違胥役滋擾往往反以病民今惟責成本鄉
紳士遵照條法實力舉行地方官止受紳士成報時
加勸導不得令差役挨查如有公事止傳總理面議
其董事值牌受法於總理塡造煙戶清冊編審十家
門牌卽令總理交董事辦造底冊保長謄寫報縣不
得假手吏書其底冊送縣鈐印發貯公局以便核對

毋許遺失每月需用日報牌亦聽各鄉公局照式印
造送縣鈐印每月保長赴縣領一月牌交與總理分
給董事董事十日一給牌戶領牌鈐印地方官嚴飭
胥吏毋許稽留
一議編審　編牌以十家爲常或多少參差附近合編
亦不拘一務須街巷鄰近整齊皆由董事編派不問
官民大小戶一體均編總理董事保長皆在其內廟
寺尼菴亦與民家同例輪日值牌女戶單丁不在派
例　客店來往人雜所關尤重除一體編牌列十家
稽查其本家夥伴外另給日報牌簿每日塡寫所住

何人何人何業何往務須清楚不許蒙混此簿亦與十家日報牌一例報局以憑報縣副冊存局連坐例並同　乞丐無歸易藏奸匪每鄉令總理酌與公所歇宿丐甲造冊查點日間任其行乞夜間必歸一處歇宿如有不歸歇宿即逐出鄉不許容留丐甲不察有事連坐　每月朔日各董事赴各家門首檢月內生死出入即於門牌上改注仍於副冊上注明俟歲終另造清冊另注門牌

一謹巡更　每街每巷或百家或二百家為率處處設立栅栅同栅之內合力巡更皆聽總理董事相地分

派

十家牌式

某縣正堂 爲保甲事 年 月 日奉

撫憲牌開 云

云 等因到縣爲此合行遵照 憲式給與

各鄉十家牌各宜仰體 憲心各顧身家各安鄉里實

力稽查毋得視爲具文自貽後悔須至牌者

計開

某鄉某都某圖某街巷第 牌

第一戶家長 親丁男 人女 人 婢妾僱婦 人

親戚夥伴 人 家人僱工 人

第二戶以下同

以上十家爲聯務須共相親睦彼此互相稽察如有忤逆不孝酗酒打降窩娼窩賭姦淫邪盜違礙不法之人同牌之家卽行告知公局董事以憑送官究處倘有知情隱庇不早首告一經發覺十家同罪各家亦不得挾嫌誣告如有首告不實如法反坐

年　月　日給　發挂値牌門首

門牌式

縣正堂　爲保甲事　年　月　日奉

撫憲牌開　云

云等因到縣爲此合行遵照　憲式給與

各家門牌塡寫合家男婦花名年貌職業各各張挂

門首以憑逐日稽查須至牌者

計開

鄉　都　圖　街　巷第　牌　牌第　戶

家長　年　歲　生理現在

弟　年　歲　生理現在

子姪　年　歲　生理現在
　　　年　歲　生理現在

親戚　係　人年　歲

夥伴　係　人年　歲

婦女共　人　婢妾共　人

家人僱工　係　人年　歲

傭婦　氏係　人夫　現在　子

年　月　日給　發懸門首

日報牌式

縣正堂　為保甲事　年　月　日奉

撫憲牌開　云云　等因到縣為此合行遵照　憲式給與

十家日報門牌本日酉時該值牌親持牌文詣同牌

之家備細查問有無生死出入或親戚來往歇宿填

注牌內務必實力稽查毋得狥庇容隱自貽後悔須

至牌者

計開

年　月　日　鄉　都　圖　街巷第　牌値

牌　查得本日同牌十家

第一戶　生　死　出　入
　　　　去　來

第二戶以下同

如有生子女者則於生下注某人生子或女有死者

則於死下注某人死有出外者則於出下注某人往

某處作某事有歸家者則於入下注某人自某處歸

夥伴僕妾有去者則於去下注夥伴某人去或婢僕

僱工某人去有新來者於來字下注新來夥伴某人

係某處人年若干歲婢僕僱工男婦皆同有親友在

家住宿者則於來字下注親戚或朋友某人自某處
來住宿至其去則於去下注親友某人往某處去如
住宿未去則於來字下注親戚某人未去如本日無
此等事即於各項下注無字

年　月　日給領牌

煙戶清册式即照門牌前　云　云　合行遵照　憲式
編聯十家造具煙戶清册副册即照清册前　云　云
除遵照　憲式編聯十家造具煙戶清册存案外
合行造具副册給與本鄉公局總理董事存貯以
便按册稽查　乞丐另造清册

答店日報簿式十日一本

縣正堂　爲保甲事奉

撫憲牌諭遵照編審十家門牌各戶協力稽查務使民

安盜弭除已給牌日報外惟招商客店四方行旅往

來或有奸匪潛藏尤宜細心稽察爲此遵照　憲式

給與日報牌簿該店每日行客住宿問明姓名住址

從何處來往何處去有何貨物一一塡寫簿內十日

一報本局董事以憑彙報本縣存案該店家尤宜實

力稽查毋許容留蹤迹可疑之人倘漫不經心以及

塡寫模糊倘奸匪發覺該容隱之店即與窩家同罪

稟遵毋忽須至牌者

計開

鄉　都　圖　里第　牌第　戶客店

年　月　日住客　人

一夥客　人 係　人 係　人從　來

帶有　貨往　在店住　晚

以下皆同

乞丐甲頭日報牌式

縣正堂　爲保甲事奉

憲編審十家門牌除已給牌日報外惟乞丐流民易滋

奸匪爲此遵照　憲式給與甲頭日報牌簿該甲頭
點集本鄉乞丐願在本處行乞者日間聽其各處行
乞至晚歸公所歇宿甲頭親自查點毋許一名不到
倘有不到公所歇宿者卽行逐出不許在本鄉行乞
該甲頭每日查齊塡寫牌簿十日送報到公局董事
以憑報縣存案該甲頭仍宜稽查各丐其有爲匪滋
事報局究處該甲頭狥庇隱匿一經發覺懲治不貸
須至牌者

計開

鄉　都　圖　乞丐　　人住

年月日甲頭　查得本日乞丐

病　死

去　來

有病者於病下注某人病有死者於死下注某人死

有不歸者於去下注某人不歸有新來者於來下注

某人係某處人年若干歲有無兄弟妻子從某處來

記族弟平甫語呈座主阮侍郎

嘉慶四年八月二十日惠言同姓弟浩至自陜西浩以去年冬省其母舅陜西鳳翔府寶雞縣丞陳瑞適瑞委商州鎭安縣知縣浩隨之官於十二月十三日到鎭安至今年六月二十二日告疾回省浩亦來京鎭安最爲軍與往來之衝官兵與賊狎至城下浩皆於城上覩之浩云賊首張漢潮及其二子鎭龍鎭虎一女壻所領賊合止五千餘人時合時分出沒興安漢中商州界漢潮之弟張應祥别爲一股有萬餘人竄入甘肅賊有馬步其步賊皆毆掠之衆易於就擒馬賊號爲隊子馬每

十數人爲一隊各用長矛陝西人類能用矛不必賊也行步整齊衝突甚銳賊中亦有火器置不用鎮安舊縣關隘關也遊擊周健勇以五百人守之架五炮以待賊賊至炮一發賊中伏而左右進死者三而一炮聲絶而賊登遊擊傷矣其人類不懼死常獲一諜搒掠之百方覩其色無苦有教以供神香爇其後籔乃呼痛焉蓋賊之邪術能使不苦斫刺故死不避也明將軍屢過城下部伍錯亂或止營城外軍士輒紛紛城中莫敢呵問索倫兵日有病者所過州縣養病兵常二三十人留輒數十日明將軍常乘大轎止正營常在賊後百餘里自浩到陝西半年

之間官兵與賊戰者三其外未嘗接刃也明將軍與賊戰於寶雞幾爲賊擒折傷甚衆五月又與賊戰於鎭安之石甕子殺賊三百餘人我兵死傷者七百餘人賊退去石甕子去鎭安城數里其戰浩所親睹也永撫軍初到時厲氣奮發誚讓明將軍以避賊之咎引兵四千追賊及之於漢中府界爲賊所鈔匕其後軍死者一千七百餘人文武二十七員自是不敢復言殺賊矣鎭安城中有兵三百人鄉勇五百餘人有警時知縣巡守者守者臥撻之起一人起一人又臥矣鄉勇應募者不能知其何許人其來也問守乎曰諾曰戰則鬨然散其居民

亦有團結村落自爲守者往往能拒賊或以無救破滅聞去年盩厔縣有后峯鋪者鋪名或非其民三千餘家防守甚嚴屢殺賊賊怒甚以全力攻之前巡撫秦承恩營相去三十里乞救不許遂爲賊焚三千家無少長皆死聞者咸爲流涕甘肅蘭州府知府龔景瀚爲堅壁清野議上之前總督宜緜欲爲民築堡寨使自爲守以捍賊而官以游兵策應宜緜稍稍用之興安府屬有已築堡者賊皆不敢犯浩又云去歲四五月閒賊犯盩厔城外人聞賊至皆走入城從城上望須臾賊六八先至操矛下馬徧索空室中得一老婦將殺之民有兄弟四人

答吳仲倫論文質書

仲倫足下辱賜書敎以文質之說引經正義甚壯而美伏而思之至於積日竊意足下未喻僕之說也足下之言其要者以爲文與質必相稱而偏重者末世所爲僕之說豈不謂爾雖然禮樂者道之器也文質者禮樂之情也尚文尚質者所由以入禮樂之途也先王之以禮樂敎天下同而天下之所以用禮樂者不能不異蓋君子之於禮樂也賅其本備其末範其過中不及而一於道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三代所以敎士皆以此也至於民則視其所將入者而防之

視其所既敝者而矯之蓋防傾者必持其末矯枉者必過其直既道之所用在此則其勢不得不偏重偏重焉而既至其平則聖人又將有變焉不幸而無聖人則其重遂日積而不可止夫聖王豈不知偏重之將不可止哉不如是不能使民入於禮樂而禮樂之教行則百世以俟聖人者無惑矣百足下云忠信之謂質禮樂之謂文夫忠信之與禮樂固不可相代宜乎不敢道文質之有偏重也果如足下言則夫子從先進於禮樂是從於文也又烏以謂後進文而先進質哉凡先王所以教天下者其說如是其意未嘗不如是故上下相喻而民必

可同然而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謂其用吾法而止不可語上也若今實未嘗重質而其尚曰質實未嘗重文而其尚曰文內以誣其心而外以愚天下天下其孰從之吾恐聖人之意不如此也若使文質果不可偏重聖人必不立乎其名而欲天下之臻乎實聖人亦不能也故吾謂文質無不偏重偏重而適中則忠敬文之致爲之也至其末流則聖人之所無如何也足下但論帝王之治果一質一文否耳偏重非所疑也三代以後未始有文者知其不可也吾之所謂文質者固將從興禮樂始若以足下論之又乃尚文也老佛之法僕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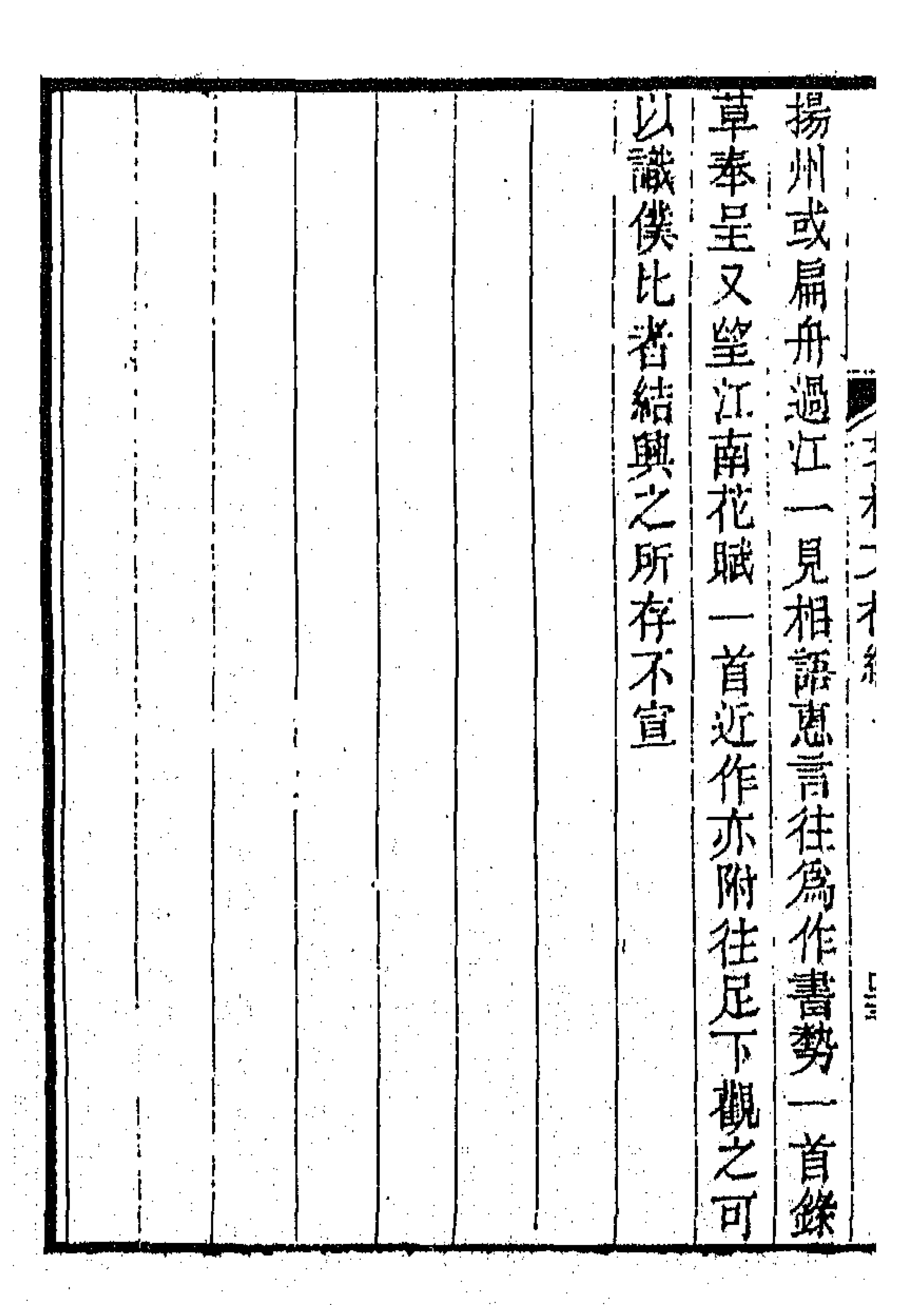
嘗以爲質也以其說近於質故民之惡文者樂之其理然也足下以爲禮樂不興敎化不行其病在未始有文至從者佛之徒去君臣棄父子則以爲不知有質是足下之意以禮樂爲文而以父子君臣爲質夫父子君臣文質禮樂之歸也而豈與禮樂爲文質哉足下方以道自進而不苟爲文故敢以所疑質然僕之論千餘言而意乃使足下未喻則僕之文之不足自達其所說而僕之說之不足於君子之心也審矣講求其非以趨所是非足下之望而誰望焉不宣

與錢魯斯書

野余大兄足下曠歲遐覿一拜嘉命省書忻然若覿容色三年不見東山所爲長歎萬里一札昔人比之漆膠況孟公之尺牘安石之簡記弃之以爲榮者哉見所與崔君南書自說欲以三年之力專學篆書足下作書不懈及古於是見矣夫篆徑生隸隸密生分分飾生楷原流體降不紊由來則筆法可知者與分楷之法所以傳者由作者代工而古刻多有今篆文之存於金石者尠矣譌贋者又甚焉學者不見古文各以意爲點畫至如瑯邪繹山形具焉耳陳倉石鼓世疑非眞然撥厥典型

此爲最也若乃漢人之書碑碣額署粲然猶存大都奇恣縱宕鳥駭龍攫其筆墨之所出入意象之所來往隅鍔之所激厲波瀾之所動濇蓋亦足以尋其毛角會其神指者矣唐李陽冰書自出新意一爲工整昔人謂其筆法如蟲蝕鳥步今觀所傳怡亭石刻奔放跳躍其於古法軌轍猶存餘者率婀娜孅脆蓋是俗工摹刻非其始然而世之學者局於所見茍遂固陋謂傳刻之形爲眞訾漢人之書爲詭異謂篆法不得與分楷同豈不謬哉自錢獻之以其姸俗鄙陋之書自是所學以爲斯冰之後直至小生天下之士翕然宗之二十年矣今京師

名士盛爲篆學大氐無處奉爲憲章橫街塞衢牢不可
破當世能篆書者有懷寧鄧石如字頑伯往年到都下
都下書人羣排斥之缺掌而去惠言夙好於此未能用
力偶以意作書已爲諸老先生所訶怪石如爲之甚工
其人拓落又無他才衆人見其容貌因而輕之不足以
振其所學不有大君子奮起一世與張正術六體之勢
恐遂湮絕可不哀耶要褭不服俱相而騖焉龍泉不御
鎖石之華而爲敗矣此又士君子所爲憤發也己酉之
春見足下爲王學恐所書繹山碑石鼓文已歎卓絕今
若以三年之力成之廓清之功非足下而誰石如今在



揚州或扁舟過江一見相語惠言往爲作書勢一首錄

草奉呈又望江南花賦一首近作亦附往足下覩之可

以識僕比者結興之所存不宣

與陳扶雅書

扶雅大弟別來忽忽兩月無任馳思治經術當不雜名利近時考訂之學似與古而實謬古果有志斯道當潛心讀注勿求異說勿好口譚久久自有入處此時天下爲實學者殊少扶雅倘肯用力不患不爲當代傳人但勿求爲天下名士乃可耳明歲館於何所此間欲爲地覓無所成想亦自有定數不足爲慮惇行勤學惟此爲望不宣

茗柯文補編卷下

故儒林郎祝君墓誌銘

青囊天玉通義序

武進張惠言

余讀青囊天玉寶照書久而不解乃盡屏注說冥心思之積十餘日廢食寢焉夜夢居一室中四周無戶牖而天光入如圭竇有人曰彼有𥦗顧而見木格匡數尺三面有材舉而撞之身與俱出則立於雲中下視有廣庭玉蘭一株方花三老人其下食仰而撫掌曰易其通矣寤而異之曰室中者與語也天光者寶照也乃誦三元四神之章心開釋然皆可諳筮之以周易遇剝之坤是

爲濂陽子就其母雌苞其雄天降於山而濟其光明是其應地无疆乎余既不暇爲術又性難行不能周覽窮谷陝區以驗吾說之中否世之爲此者不足與正也姑靑而藏之以俟後有好之者將取中焉

目錄

右五卷合頴之曰青蘂天玉通義

胡柏坡印譜序

今世所傳官私印自秦以至六朝無不茂古可喜至於唐人合者十六焉宋三四焉迄於元明一二而已古者以金玉爲印其爲之者工人百後世易之以石始有文人學士專以其藝名於世而傳後夫以刀劃石易於範金琢玉倍蓰也文人學士之智巧多於工人十百也然而後世不如古何其遠耶蓋古之爲書習之者非士人而已隸書者隸人習之摹印刻符殳書署書皆其工世習之而善事利器又皆後世所不逮故其事習其文樸其法巧後世文人學士爲之者非能如工之專於其事

也時出新意以自名家又非能守故法也至於古人切玉模蠟之方皆已不傳而刻石之文其與金玉自然之趣不相侔又甚故有刀法而古之巧亾有篆法而古之樸失則文人學士之名其家者不逮於工人其理然也夫秦漢之文無一體而後之文莫及焉秦漢之書無專家而後之書莫及焉豈非世降不相及也哉然要其是者莫不殊條共本先後一揆則可知也是故摹印之事與爲文爲書同得乎古人之所以同然後能得乎古人之所以異得其所以同異而合之於道然後能出以巳意而不謬乎古人淳安胡柏坡好古有文善篆隸喜刻

石印其始仿秦漢之觳以入古印中莫能辨也歙人巴慰祖嘗歎以爲工其後爲之益精乃斟酌古法一以圓轉流動自然茂美爲宗其生平可意者甚多或散失稍稍彙印成帙凡若干方爲印譜蓋柏坡之好之也篤其爲之也久而勤純純於古而不苟出新意故能不謬於古若此柏坡非以藝名然而世有名此藝者其必有取乎此也

送王見石令福建序

方今天下之患楚蜀秦豫之閒則有教匪江浙閩廣負海之地則有洋匪是皆數十年漸漬引蔓根蟠柢互有司漫不爲意又毆良民而附益之及其一旦不可藎覆乃始相視狼顧莫之如何今

朝廷設經略調兵十數萬有司召募鄉勇又數十萬歲縻餉數千萬以事教匪四年於茲矣而賊日益熾何者兵不習戰將不知兵所施設非其方之效也洋匪出沒海畔公劫商賈而取其稅刼質居民以求贖金死者百數或時發陸焚掠村舍刼入城市閧

國家水師沿海戍營者相望將軍提督以下徼巡者相錯非有能制盜者也奸民與盜爲市輒出米物供億之盜資若外府有司非不知也慮苟且旦夕幸一日無事耳夫厝火積薪之下而寢者安其未及然也無足怪今火燎毛髮矣因不加慮後雖欲撲滅豈可得乎此患之所以大惑也且夫以今之將卒治今之盜雖增兵至數百萬其不足恃章章明甚方今可以治盜者惟州縣爲然設堡柵置燧候立保甲使村落各自團結足以相守足以相救則盜不敢登陸矣閉海口使商賈毋出則資盜者無所竄訓練漁戶資給而約束之使漁近口之處

因以捍禦則可以無設兵而守有餘而奸民之爲盜耳目者所在有之胥吏中尤多設聯捕盜以嚴法使腹心無疾然後手足爲用或曰奸民與盜同惡今除奸民必引盜是生變也愚以爲不然二匪者皆勾結無賴散布黨與然其情勢不同教匪之布於州縣者皆其徒也是無則已有則必數千百人緩之則可漸擒急之則驟集其勢然也洋匪往來本無定所風濤不測難爲程期苟其黨與必不肯內居徒以金錢誘諸無賴使爲爪牙緩之則聲勢以相市急之則狼狽各不相顧亦其勢然也且夫捕人於城郭之下而聲勢者在海外吾之邊陲皆

足以禦盜夫何變之足生使奸民不除吾雖有良法民雖肯盡力而彼能敗之此其爲患至大不可不懼或又曰商賈者國之所資如何而使其無出愚又以爲不然凡出海者皆大賈使其棄數年之利不至失業中國之物不出於外必周布天下於國家爲不失賦至於柁工水師資海船以爲生者官可收以爲用是兩利也或又謂子之說誠善矣然文武相衛各州縣并力則可也使其不然而以一縣爲賊的將奈何愚以爲盜乘人無備而取所利非角勝也一縣有備其不肯犯大難而希所無利也明矣一縣爲之而效則比縣之民必有仿而行

患所能損者余又以知兩人者之所得有在而非世之役役者也余少學詩不成年三十餘始爲古文媿未聞道而尚之獨見許亟稱之於其別也超然曰子不可無言余曰然乃諗之曰古之以文傳者傳其道也夫道以之修身以之齊家治國平天下故自漢之賈董以逮唐宋文人韓李歐蘇曾王之儔雖有淳駁而就其所學皆各有以施之天下非是者其文不至則不足以傳今子爲古之文學古之道立身事親旣至矣獨位卑任之者淺道不得於下古之人不能必其道之果行也而無一日忘道之行故十室之邑未嘗不以先王之道治之方

今
天子申飭吏治大吏方務求才尚之之得爲於時必也
往哉以子之事親者當官何事不濟若曰古之道不可
用於今則非吾之所敢知也

送許伯英歸吳江序

三吳地陿人衆民貧而俗奢矜利勢其爲士者没於祿官走衣食往往遊於四方或數十年不入家門者以千數然其得所志者十不二三夫人至去家室離墳墓舍其父母親戚而汲汲於奔走豈其情之所樂哉其上者欲得仕進之榮以耀閭里而其下者則無以爲家人生產業又不能甘窮餓以爲鄉黨擯笑也夫求不可必得之樂而棄其目前朝夕之歡與夫恥困其身而就心所不樂者庸得謂非大惑邪予友許君伯英束髮遊京師方將銳意進取奮厲於功名一日幡然去問之則曰吾

向者之來也固將庶幾升斗之祿以爲親榮今吾知富貴之不可力求也吾有宅一區若觜而易其居幸得餘金濟而節之可以給饘粥以朝夕奉吾親吾將終焉則吾之樂未可以富貴易也弓曰子之年甚少忠信而有文將必有以自見未可爲終焉計也抑士不能謀其家而且能謀天下之人者邪不能樂其心以樂其親而且能有所樂於天下者邪子之歸修身以養親蓄其學以待取乎世則富貴之來將擇於子矣夫奚待役役以求仕宦哉弓不幸無屋可居無田可食才力又不足以給生事遊十年而困益甚於子之歸其能以無愧邪雖然

困於遊與困於居等困也吾安能就吾心所不樂邪子往矣他日有扁舟過訪君於震澤之濱者非他人必予也

江製川五十壽詩序

仁足以周其三族及其故舊朋友有叩門者不以匱乏辭赴人之急難必濟此富而好行其德之事也無其財不能以為居是邦長吏之至者無賢不肖必禮而與之友且厚之士大夫宦遊東西行而過者必聞其名有公事必咨訪焉此貴人勢要之事也無其位不能以為鄉人子弟之與游者必聞善言有過者不敢見見其人聞其言善者以勸過者以改此長者有道之事也非規其行矩其武則或非且笑之亦不能以為吾友江君少甚貧逐什一之利少贏息常以義捐數千金磬所有焉至

今家貧不過中人然一門羣從皆賴以舉火朋友之急視若在已行之不倦不知者以爲巨富人游淮海間結交士大夫其所居曰東亭東亭之人巨細之事非江君居間不能辦也然君銜不過六品未嘗仕又無勢援而搢紳先生不能出其右其朋友戚黨所知者及比閭之人有子弟之過莫不竊竊恐江君知或君正色責之莫不立已然君未嘗學酒食徵逐之事未嘗不在其間詼嘲談諧未嘗立尺寸而人信君爲正人蓋君勇於義厚於仁敏於才而不務於外內實充然故其驗於人能爲人所不能如此君少嘗有宦志已遷延不出今盛氣雖

往猶時拊髀有慷慨之意設以君之才而施之於用其必有可觀者矣余之得交於君由其子學於余君爲子擇師隆而禮之甚至而與余尤相得爲昆弟交愧余之無能益於君也然余游新安前後六七年信而與之游者金君蔭陶君之從祖鄂堂及君三人而已三人者余皆無所益焉而其懃懃於余者皆無已此豈所可得於勢利之途者邪於是君五十之辰金君首爲詩以壽之鄂堂繼作能文之士從而和之者益多焉故述余之所重於君者而序之至於祝頌之語介福之辭非余所宜陳於君也

關東紀程

余以四月甲午出山海關踰歡喜嶺道旁登望夫山山有孟姜女祠有明人碑云姜女許氏夫曰范植七郎秦人姜女登此山哭其夫而崩城遂投海死海㴝石爲其墓去山八九里望見之云東行至老軍屯涉九江口是爲急水河入海之處海在其南五六里過明中前所城陟長嶺至於高嶺宿高嶺驛乙未涉石子河過明前屯衞廢城城在河東至葉家墳屯食食已涉葉家墳河河在屯東又東涉東沙河涉河驛在河東過中後所城寧遠州巡檢所治也六州河在城東涉之踰鮑官嶺嶺長

十餘里涉東關河河自北來分爲二而合於南東關驛在兩河間又東宿三里橋丙申涉淵台河踰亂石山食寧遠州城南女兒河在城南湯河在城東皆涉之女兒河湯河合於州城之南是爲寧遠河南入海三十里三首山在寧遠城東踰之宿五里河在山上丁酉至連山驛食高橋鋪踰杏山至於松山兩山相塹間十八里地正平

太宗皇帝破明兵擒洪承疇處也涉水凌河宿雙楊店在紫荆山南麓東北去錦州二十里戊戌涉大凌河食禿老婆店踰十三站嶺十三山之支也踰黄山東至閭

陽驛醫無閭山在其北南沙河在其西涉之又涉楊郎河宿長興店東北去廣寧縣三十里自此東有二道其北道經廣寧縣城少回遼南道出其南己亥由南道行過北鎮堡城食中安鋪西北去廣寧縣三十里涉羊腸河所謂潞河也至小黑山驛小黑山在其北宿十里埂子庚子踰家窩蓬山自北道來者會於此食二道井子宿大白旗堡辛丑食新民屯屯有巡檢居之過巨流河城東渡巨流河巨流河者遼河也亦名句驪河以高句驪名或曰枸柳曰巨流聲之譌也至老邊城宿壬寅乘永安橋涉塔灣河入奉天府西關自奉天府西關至永

安橋三十里自橋至巨流河六十里是爲奉天府承德縣境自巨流河至城五里自城至新民屯五十里自屯至白旗堡五十里自堡至羊腸河一百八里自羊腸河至楊郎河六十五里自楊柳河至南沙河十二里是爲錦州府廣寧縣境自南沙河至大凌河七十八里自大凌河至小凌河三十二里自小凌河至松山十八里自松山至連山驛七十六里又東十里自爲錦縣境自錦縣境至寧遠州二十二里自州至東關驛六十三里自驛至中後所城二十里自中後所至沙河驛十里自沙河驛至前屯衛廢城四十里自前屯衛城至中前所城

四十里高嶺驛居其中自中前所城至九江口十五里自九江口至山海關三十里不至關十里爲寧遠州境與永平府臨渝縣界焉自關以東至小凌河其山皆出萬松山萬松山在關之北今謂之松嶺山以松嶺邊門名之邊者編柳爲藩起於萬松山東至義州鐵嶺開原以與蒙古界自開原南轉窮於鳳凰城屬之海奉天將軍與吉林將軍所轄分焉松嶺山東行二三百里其支南行多屬於海水皆東南流入海后子河六州河淵台河自邊外來然皆萬松山出也而東關驛河散流不達於海小凌河大凌河出邊外當萬松山之盡皆東南流

入海自大淩河以西至於遼河其山皆出醫無閭其支南行不能屬於海南沙河楊郎河皆出焉東南流入海而羊腸河自邊外白雲山來亦醫無閭山支也散漫流不達於海故自南沙河以東沮洳洼下道泥中行雨則行水中史稱唐太宗渡遼泥淖三百餘里遣長孫無忌將萬人翦草填道水深處以車爲梁而渡志稱潞河之濱百餘里泥濘往往行旅斷絶不虛也遼河莫知其源自遼以東山出長白而盡於府東水皆西流入於遼

刑部司獄韓君家傳

韓君士純字學醇別號澹齋徽州之歙人也其父賈武進君從至武進學於宜興吾崑吳生吳生死卒其門人以吳生之行請於督學使者表其墓君學吳生十餘年溫然進退有君子之容其內行修謹善爲制舉文以國子監生應試於鄉屢不得舉父年且老矣遂不求仕治家產生業以資入授職刑部司獄年八十卒自其始適武進也年十餘歲而其母在歙他日疾君聞之泣涕請於父歸省時冬〻甚寒徒步行山中相識者道呼之不聞也既而母疾愈遂迎以來事親曲有禮意雖盛暑未嘗

袒免於親之側父之傳家於君也有異母弟三人俱幼析其產爲四君延師儒以教誨其弟恩誼甚至訖俱成立女弟適江氏早卒其夫娶於汪無子其後江卒汪寡居君迎汪於家待之如其弟鄉里稱之人有與君之父賈而負其資者後其子以償君曰若所負吾父不求償也今吾父死而吾是償是爲反吾父之義卒卻不受君子以君之德爲能成於事親已乾隆五十二年江南饑君捐貲助賑縣以名籍上巡撫旌之曰德被鄉邦初君之母四十無子禱於神夜夢有告之曰某廟主爲若子需其職竣逾年生君及卒之歲夢至廟所閱黍豚醴菹

飫之里中夜聞藉藉微人聲言迓君俄而君卒而人皆曰君爲神

張惠言曰余未識君邑人唐爲坤者士君子也述君之行稱其經德不回言語必信庶幾孔子所謂立其本者如其言亦哀矣其子某請傳於家譜故次其事焉

陳長生傳

余故居南郊德安里鄰有陳長生者與兄奉母以居無妻子有室一楹園地以畮計者十兄傻且病常給爨守舍而長生力治地種菜賣之得錢且為人賃傭以充食長生為人少言多笑即有陵之大恚輒復笑即已未嘗校其為傭勤甚他傭所苦弗欲悉任長生長生皆為之無怠主人善之或侈與直則計其傭之數取之而反其餘笑曰此足矣固與之則又笑委之去及其於所償直皆然人謂長生癡也余幼時見嬉日過其門門前樹瓜瓠之屬夏秋之交編竹為架垂垂然時見長生兄弟奉

母坐其下手一盂飯蔬一盆且語且食長生或時時抗聲歌則格格笑母與兄皆笑其後予徙居城中歲時至舊廬恒過訪焉十餘年其母死鬻其園地之半以斂焉而葬於其室前家益貧兄病益甚長生晨則食其兄而出力作暮歸扶持之甚備兄困憊不當輒怒詈長生毋徹旦比屋聞者咸不平而長生未嘗有言年餘兄死則又鬻其園地以斂而葬於母旁數月長生亦死鄰人鬻其居以葬焉

論曰孟子之言曰人性善如長生者其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豈嘗知有禮義之說哉何其鞠躬君子也長生之

事毋與兄鄉之人知而善之然至其取舍退讓則謂之
癡何哉余故述其事將以待考風俗者有取焉

故儒林郎祝君墓誌銘

江陰祝百十百五將以某年月日奉其府君之柩從葬於黃山之阡疏其事行請銘於惠言惠言故百十百五也久不敢辭君諱士模字體成别自號訒亭世浙之蘭谿人遷江陰當明代候選州同知諱邦基君曾祖也以州同知補河南祥符縣河工主簿諱錦君祖也生景洲例贈儒林郎是爲君考君幼習舉子業刻苦自厲屢試不得志家貧客游江南北山東河南隴陝間所至佐其道府州縣爲治政皆理佐治高家堰淮安清河東昌下河皆辦之君爲人嚴正可畏與之居雖習不敢不敬久

必大信之其任人事顧義何如未嘗隨人意有所委曲嘗爲合肥令陳大中辦驛務君議自費二十金以上官以俾給大中許之他日中旁語更咨君君正色曰向已言之矣大中大作卒從君已而大中遷泗洲洲賑民粟以委君君別民之居遠者易粟以金扞兩月與之非憲令也大中大懼君曰官者所以便民若有所瞻徇非公所以任某也乃說而聽人以是服君亦以賢大中自君祖祥符君官河工明於治河利病稱爲能君世習其說益精出其餘佐人治有成績乃著安瀾集河防要覽五水原委凡五卷初楊文定公爲程朱之學君之考其禰

甥也嘗受業焉學以小學近思錄爲宗常服誠敬和三言而君姑之夫夏先生宗瀾文定高第弟子也交君父子間君更得從受楊先生遺學故君進退節槩一中禮度著有楊文定語錄先儒講論經書記錄凡若干卷君卒以乾隆五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年七十有四以國子監生受職州同知例授儒林郎夫人同縣蔡氏縣學生諱鈜之女生百十百五皆補府學生而百五廩膳焉女子子二人國子監生陽湖楊倬吉內閣中書無錫薛玉堂其壻也孫五人銘曰

政於人已則鞠兮襲於行譽則樸兮曰有令子葬君於

此世其穀兮